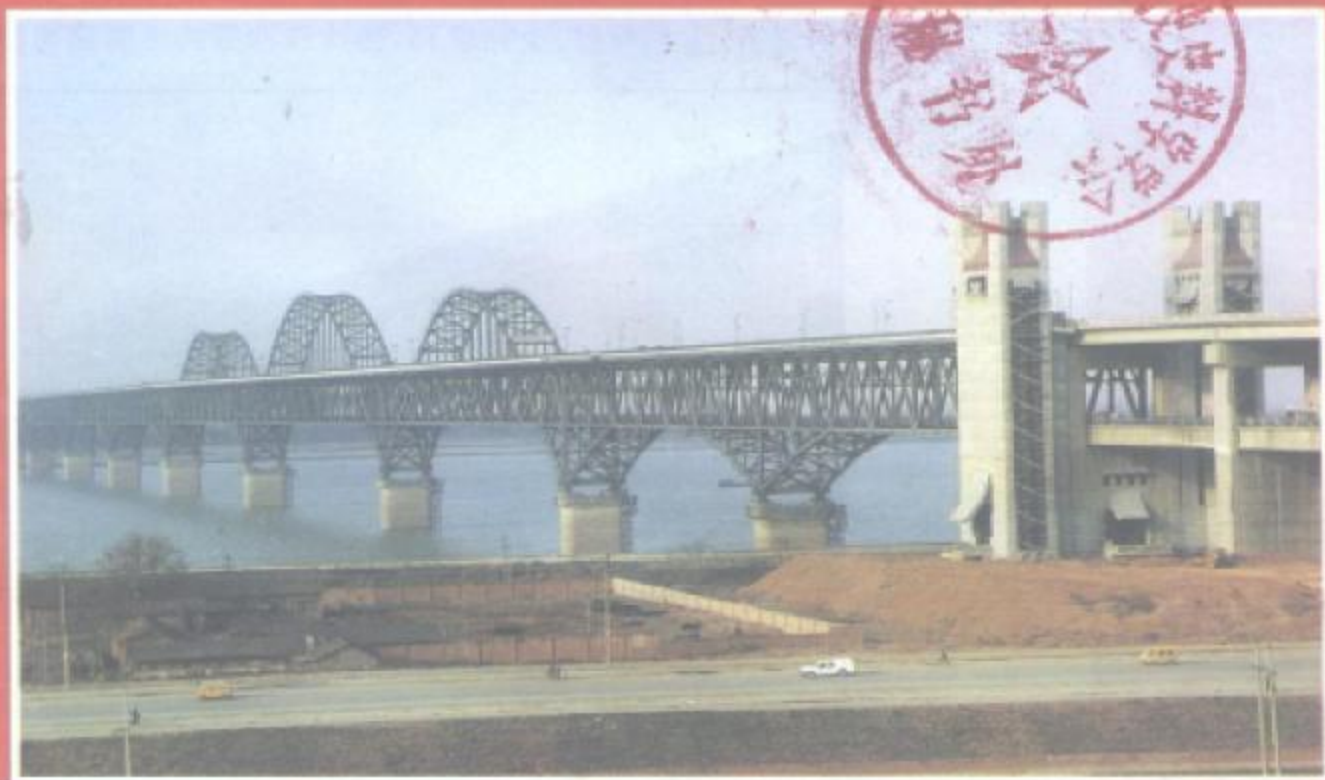


14

文史大觀



一九九七年第

1

期

文史大观

1997 年第 1 期

(总第十一期)

顾 问: 吴永乐 戴执中
江国镇 厉志成
总 编 辑: 周奎书
副 总 编 辑: 甘炳文 罗炎卿
陈文华 桂水金
万德恺
编 委: (按姓氏笔划为序)
朱安群 朱宗奎
杜伊力 李国强
李天侨 杜德凤
吴吉如 吴志清
俞向党 俞兆鹏
袁 牧 夏逢南
彭适凡 熊桂花
执 行 编 委: 周奎书 朱安群
朱宗奎
编辑部主任: 曾 粮
副主任: 喻民昆
助理调研员: 胡群红
刊 名 题 字: 康 庄
责 任 编 辑: 易芳霖
美 术 编 辑: 李庆明
编 务: 张克勇 涂苏中
黄 茜 雷心刚
蒋文澜

协理与协办单位

(按协理姓氏笔划为序)

万里扬 江西桑海企业集团
王贤才 江西省文史研究馆
王 翔 九江民生实业有限公司
李天侨 江西省基督教“三自”爱国会
余修炎 江西共青垦殖场
张先仁 江西赣江制药有限责任公司
胡飨海 赣新电视有限公司
熊桂花 江西京西工贸公司
欧阳效芳 江西赣南金达有色金属矿产品有限公司
江西省东乡县农业生产资料公司

主办单位: 江西省政协学习文史
委员会

编辑出版: 《文史大观》编辑部

地 址: 南昌市叠山路 289 号

电 话: 6801814 6803861

邮 编: 330008

照排印刷: 中共南昌市委印刷厂

江西省报刊准印证: 刊字第 01 059 号

定价: ¥3.60 元

文史大觀

封面史稿

一桥飞架南北 天堑变通途

——九江长江大桥纪实

政协闻人

「讯德」，制香王国里的一顶皇冠

——宁桂生创办「讯德」公司纪实

艺苑春秋

湖滨音乐堂

傅抱石的国画力作《丽人行》

山川形胜

白鹿洞书院，真棒！

——记联合国官员前来考察

井冈山东汉古城考察记

陶渊明墓

童真风物

江南名鸡——崇仁麻鸡

史海钩沉

黄浚父子汉奸卖国案

海瑞在兴国轶闻

王宪章 40

郭学良 张克勇 50

丁立鸣 53

稷川 54

李科友 57

罗锦清 59

李言泰 周明 63

黄德洋 李飞若 66

蒋文澜 67

胡玉春 64

·本刊特稿·



明代砖雕麒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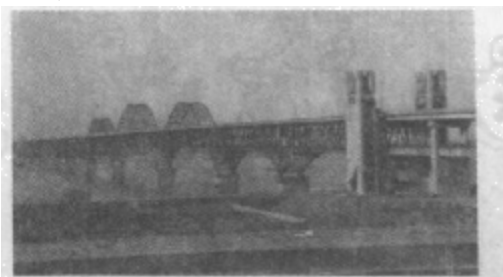
村中庙宇



明代石狮

千年古村——流坑

摄影：罗匡龙



东九枢纽

——九江长江大桥

· 本期封面 ·

本刊特稿

初访流坑村

流坑村调查记

专家千里访流坑

流坑村究竟有多少进士

保护流坑古村歌

峥嵘岁月

邓小平樟树之行

爱国将领赵博生

愿把身躯易自由

——忆续范亭将军对我的教诲

任弼时寄子西征

海外星云

香港纪行

人物剪影

悠悠桑梓情

——已故国家领导人李井泉与家乡

千古忠魂江召棠

东风伫看压西风

——记江西籍著名植物学家胡先骕

周奎书 4

周奎书 6

银光灿 袁友发 9

邵 鸿 12

凤 衔 14

皮瑞森 14

吴兴东 16

武人骏 18

黎章根 2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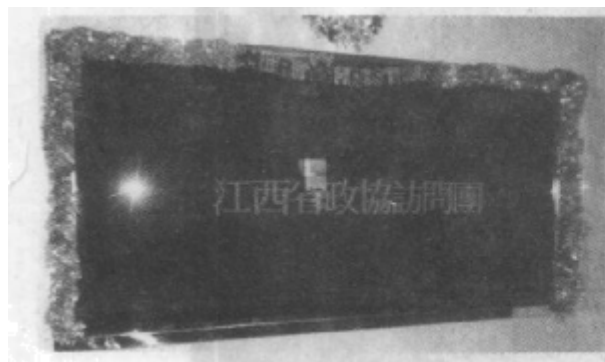
桂水金 肖秋香 22

苏辑黎 熊维中 27

吴尔泰 35

李庆明 40

· 海外星云 ·



访问团成员为全国政协香港委员题赠书法

香港纪行

初访流坑村

○周塞书

好几次路过乐安县边境,都没有进去,这里是江西腹部的盲肠,几乎被人们遗忘了。

但听说县里的流坑村很古老,值得一看。县城的一位朋友邀我做客,趁这次机会,去一睹风貌。

这是一个炎热的八月。早晨,出县城往南,汽车在乡间的简易公路上行驶,约一小時许,到了牛田镇,转入一个美丽的小河谷,在桥上眺望,两岸的晚稻,碧绿滋润,生机盎然。远处尽是绵延的丘陵,繁茂的竹林隐显在轻烟薄雾之中。右岸成行的全是百年前种植的香樟,枝柯交叉,郁郁葱葱,几乎把清澈的河水掩映了大半,随着河流的弯曲,浓荫遮蔽十数里,这一稀有的景致,为省内所仅见。这已是赣江支流恩江的上游,从这里放舟航行,可以上通吉、虔,下达南、浔。这条看起来不起眼的小小河道,曾经是古代联系这穷乡僻壤与外部世界的唯一纽带,对它过去作出的辉煌业绩,不由得引起我许多的遐想。

正在被这山间小河的瑰丽景色所吸引的时候,一个庞大的村庄出现在我们面前,这就是我们要来看的流坑村了。下车步入村口,不到片刻,就不辨方向,如进了迷宫一般。原来这个村子是由横七竖一的棋盘式街道和密如蛛网的许多小巷组成,房舍之多,范围之广,即使走马观花,一天也看不完。破旧的卵石路,似在诉说岁月的悠久。全村姓董,自称是汉代大儒董仲舒的后裔,实际可考的开基祖是董合,一个拥有相当多土地的庶族地主。从五代南唐经营到清末,有近一千年的

历史。在明代中叶,村子经过董燧的改建治理,街道开阔,屋宇整齐。明代大旅行家徐霞客曾到流坑村游览,他说:“其处阡陌纵横,是为万家之市,而董氏为巨姓,有五桂坊焉。”(《徐霞客游记》,第147页,上海古籍出版社)。现今,全村有八百余户,四千多人,是全县数一数二的大村子。

我们被先领去观看村上负有名望的古迹“状元楼”。危楼耸立在村子的西南角,因年代久远而墙壁灰暗,登楼时,木梯摇晃,楼板松



动,蛛丝拂脸,尘垢滞步。可是,楼台正中门楣上高悬着“状元楼”三字巨匾,书法凝重端庄,雄浑道劲,据传是与状元董德元同科进士朱熹的手笔。董德元在南宋高宗绍兴18年(1143)中状元,官运亨通,数年间升到参知政事,封庐陵开国子,食邑五百户。“状元楼”正是他得意时所建。但董德元其人却不可取,他做秦桧的帮手,祸国殃民。罢官后回乡盖了一座“休荣亭”,自撰一联:“闲谈休论荣枯,静坐常思得失。”他也感到自己的问题,反省从政期间的过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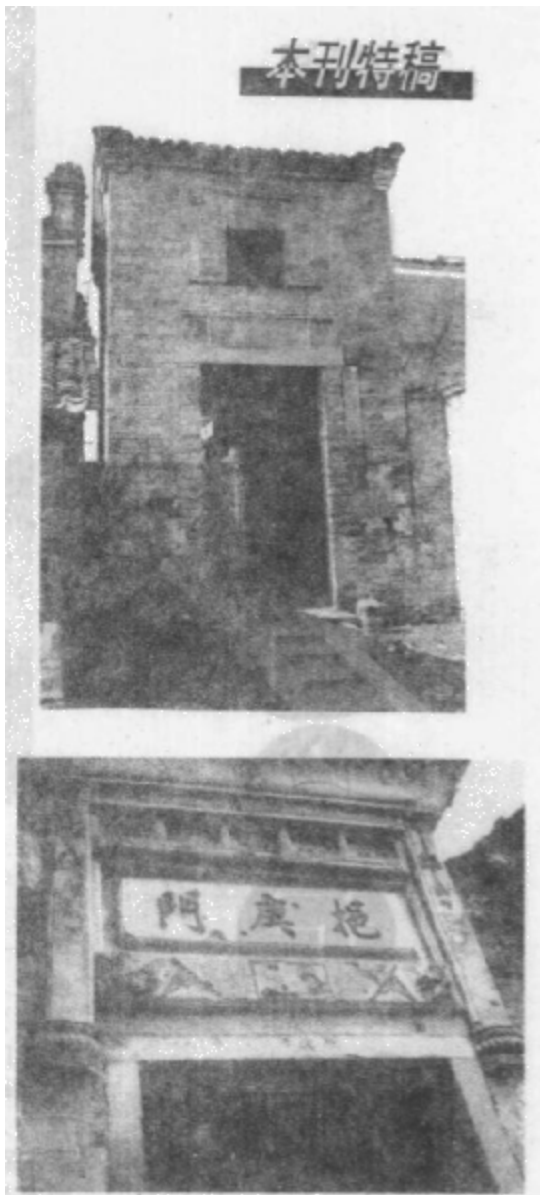
流坑从三世祖董文广创办桂林书院开始,教育子弟,读儒家经典,走科举道路,世代书香,文风绵长。从宋



真宗到清穆宗八百多年间,全村先后中进士的达32人,其中董洙、董汀、董仪、董师德、董师道兄弟叔侄五人同科进士,这在历史上是少见的。全村任知县以上官员的约50余人。到清末宣统年间,还有数十名秀才。我们在村中穿街走巷,升堂入室,观赏历代士大夫遗留下来的广宇大厦,庭院牌楼,古迹文物。文人墨客落款的各种门额、牌匾、楹联,琳琅满目,随处可见。如:“广德堂”、“守正堂”、“承欢舍”、“资深居”、“应宿第”、“挹庚门”、“中流砥柱”、“太和元气”、“科甲联芳”、“理学名家”等等,或悬挂于厅堂之上,或雕刻在楹柱之间。螭藻飞翰,镂金溢彩。有的还不乏名家之作,如明代理学家、状元罗洪先手书的“高明广大”四字即与吏部尚书曾同亨所写的“理学名家”匾额,夹街相映。

对流坑村出过大力的明代刑部郎中董燧,曾在村上建18栋彼此相联、构成一体的房屋。历经四百多年的风雨兵燹,居然还保存了三栋。这幸存的几栋屋宇,宏恢坚实,气势不凡,品字形厅堂,是明代的典型风格。宽阔的天井照壁,以精工烧制的雕花方砖,按一定的图案拼成,有麒麟、花卉、瓜果等式样,疏密有致,色调也很和谐,在天井亮光的映照下,给人以清新明净的感觉,仅这一方照壁就使厅堂显得文采风雅。

在一些明清时代房屋的门额上,还刻有造型庄严的辟邪浮雕,这是从远古留传下来的傩像,多以青石雕成,



精湛高超,醇厚古朴,为别处雕像所不及,堪称国粹。

我们在村中穿梭盘桓,流连忘返,此时虽烈日当空,而兴味正浓。唯见种种文化遗存,杂然纷呈,真是瞻之在前,忽焉在后,俯仰皆是,美不胜收。大家都感到流坑村确是江西古代文明的一个代表,也是中国农业社会聚族而居、百世不斩的一个典型。

这次访问,过于匆促,浮光掠影,意犹未尽。盼望能够再来,仔细观赏和研究这一古老文化遗存的渊源本末和流风余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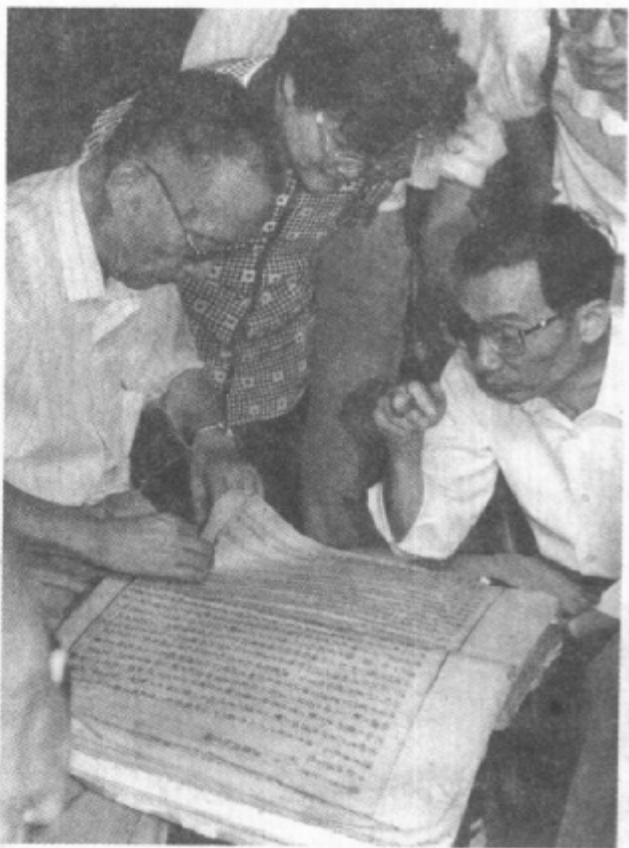
(作者系本刊总编辑)

流坑村调查记

●周銮书

1989年8月,我同省文物局局长杨风光、省委宣传部文艺处副处长吴晓丁,第一次到流坑村探访,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村子在乐安县的西南方,距县城约四十余公里,有简易公路直达村前。可是一进村口,不到片刻,就不辨方向,如进入迷宫一般。村子实在太太,没有两三天,不可能走遍全村。后来才知道村子占地3.61平方公里(这只是个大概的数字,还不是经过精确的测量。全村现有耕地3572亩,山地53400亩,人口4290人,820户。由于村庄太大,历来统



省政协副主席梅亦龙(中)、省人大常委会姚公寰(左)与本文作者(右)一起观看流坑董氏明代万历族谱。

计难于准确),建于五代南唐昇元年间(937——942年),全村姓董,自称是董仲舒的后代,一千余年,子孙繁衍,至今已有八百余户,四千多人。从宋真宗到明宪宗的四百六十多年间,全村有三十二人中进士,其中竟有一门五进士,还有一人中了状元,可见文风之盛。保存下来的明清古建筑,尚有数百栋。我们在村中穿街走巷,到处可见历代士大夫遗留下的广宇大厦和纪念他们的牌楼祠堂。全村共有古代建筑300余处,其中牌坊楼阁26座、祠堂32座,还有书院、戏台、庙宇多处。这些明清古建筑大都有雕刻、绘画、匾额、楹联,内涵丰富,精致典雅。诸如“树德堂”、“务德堂”、“九德堂”、“继德堂”、“安义堂”、“肇修堂”、“守正堂”、“里仁门”、“虔仁门”等匾额,反映了董氏宗族对道德规范的重视。据粗略统计,全村有木匾90余幅、墙匾250多幅、楹联100多

幅。许多联匾还出自名家之手,如宋代朱熹,明代杨士奇、金幼孜、罗洪先、曾同亨,清代董士标、刘绎等,均有墨迹留存,特别是皇帝的“救命”、“状元楼”、“宋少师长清开国男董梦授先生祠”、“翰林楼”、“理学名家”、“龙章世锡”这一类题匾,或年代久远、或名声喧赫、或金碧辉煌,充分显示流坑昔日的尊荣。至于木雕、砖雕、石雕、壁画、彩绘等艺术作品则举目皆是。这一切使我们感到流坑村的文化积淀,甚为深厚,可以说是古代吉、抚两州文化的代表,江西文化的典型。兴奋之余写了《初访流坑村》的短文,江西画报社社长刘成龙先生配以六张彩照,在1991年第三期的《江西画报》上发表,将这个被遗忘的古典村落公之于众。

我将村中所见告诉在家养病的谷霁光先生,他听了认为是一大发现,他说:“多年的战乱,将许多有价值的村子毁

坏了,这个村子能保存下来很不容易,文物古迹那么多,是一个活的历史博物馆,值得我们珍视。同时,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中国封建社会那么长,这种一村一姓延续千年不变的村落,就是它的坚固根基。我们应该解剖它的封建土地制度、小农制度、宗法制度、科举制度、宋明理学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流坑村是个典型,应该下力气去研究。”他还进一步发挥,“马克思研究资本主义,首先解剖商品,商品是资本主义的细胞,从细胞入手,最终才把问题搞清。我们研究封建主义,却必须从解剖村子开始,村子是它的细胞,过去我们忽略了这一点,现在应该补救。今天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如何将流坑这类村子搞上去,同样是需要花大力认真研究的课题。”他建议我从事务中摆脱出来,多拿点时间来调查和研究流坑村。姚公骞同志在看了《初访流坑村》之后,在给的信上也认为流坑村“是研究中国古代社会的一个典型标本”。在他们二位的鼓励下,促使我行动起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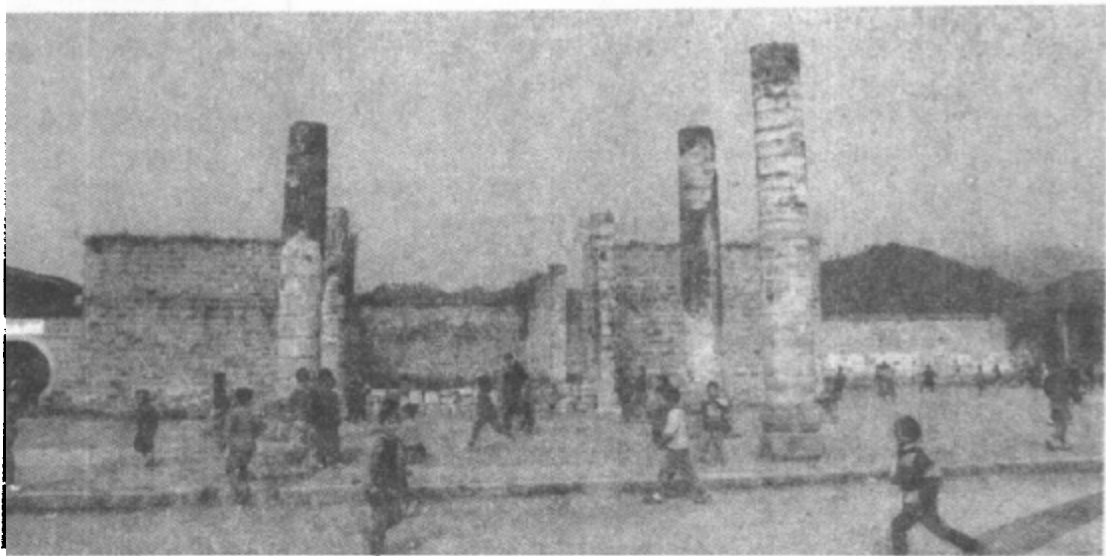
我首先请江西省博物馆馆长彭适凡去流坑考察,他返回后也认为流坑村有研究价值,考虑到村落很大,非一朝一夕之功所能奏效,于是我们商定组织专门的小组前去调查。1990年冬,由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室主任詹开逊为组长的五人专家小组进驻流坑村,作了二十天的详细考察。在此基础上,1993年春、冬和1994年冬,我邀请南昌大学教授、历史系主任邵鸿博士和江西师范大学江西地方史研究所副所长梁洪生教

授参加调查,他们二位热情很高,前后三次进至流坑,累计六十余天,并深入附近董姓村落调查。经过这样多次的反复作业,收集了一批文字、口述资料,证实了我们第一次访问流坑的种种印象,加深了对流坑董氏的历史和现状的认识,为对流坑的研究奠定了相当的基础。

我们小组的同志,在掌握实地调查的资料的同时,又查阅了大量历史文献,并多次组织讨论,发现问题又跑去流坑核实。在把基本情况弄清楚以后,我们开始分工撰写书稿,由邵鸿负责流坑的历史部分,詹开逊负责建筑部分,彭应琨负责艺术部分,邵鸿、陈建平负责人物部分,梁洪生负责风俗部分和辑录流坑的文献资料,我则负责撰写前言和概述,并配以必要的照片、图表。姚公骞同志为全书撰写了序言。我们认为调查小组这些年所做的工作,还是初步的,对流坑的研究还有待进一步深入,今后我们还要继续努力。

去年3月间,我有幸在庐山结识文物专家、国家文物局古建筑专家组组长罗哲文教授,我向他介绍流坑的情况,并希望他能在百忙中到流坑看看。他接受了我的邀请,还说要邀几位古建筑专家同来,这使我非常高兴。九月初我到北京请他们,11月2日,罗哲文先生偕同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专家委员会副主任郑孝燮高级建筑师、中国城市科学学会副秘书长鲍世行高级城市规划师、《中国文物报》常务副总编辑刘炜、中国美术出版社美术编辑室主任田村、《文物天地》杂志编辑部主任段国强一行六人,同机飞抵南

昌。从11月3日至五日,在省、地、县有关部门领导同志陪同下,罗哲文教授等兴致勃勃地考察了流坑村,我则充讲解员。他们观看了数以百计的明清建筑、大量的匾额、楹联、雕刻、绘画、雕像以及族谱和村貌,欣赏了傩戏的表演。在5日晚间的座谈会上,罗哲文首先高兴地说:“千年古村今无恙,山环水抱蕴明珠”。他认为“古村保存完好,文物丰富,记载周详。大都有年代可考。村落和建筑有自己的特色。明代的流坑董氏族谱极有价值。许多文物须要抢救、登记、鉴定。这座古村应充分保护、宣传、研究和利用。”他还送对联一副:“忆往昔,峥嵘岁月稠,曾经是冠盖满京华,文章甲天下;喜今朝,六中全会好,盼指日人文重崛起,再度领风骚。”郑孝燮说:“我要讲的第一句话是相见恨晚。古村应是长江历史文化带的代表,不要孤立的仅从江西一地看。古村历史悠久,不仅以血统维系,还靠道统发展。它的建筑除按风水学考虑外,还依据周礼的规定布局。应该申请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由国家建设部和国家文物局共同保护,成为国家历史文化保护区。”他还吟诗一首相送:“山水抱流坑,明清活化石;古村冠赣中,国宝夺峥嵘。”鲍世行特别称赞了村子的布局,认为依据河流走向和山岭分布,将龙湖、码头、街道、祠堂、庙宇、住宅、村墙、树林、排水等,都布置得很合理、很完整、很科学,堪称典范。我们一定要保护好、规划好、宣传好、研究好。刘炜强调要保护好流坑村,必须对四千多村民加强宣传教育,没有他们的配合、帮助,我



明代流坑董氏大宗祠遗址。(康平摄)

们的愿望就可能落空。田村、段国强对如何保护和利用流坑都讲了许多很好的意见。省文物局副局长康定济、抚州行署副专员周淇、乐安县委副书记银光灿等都表示要遵照专家意见,认真将流坑村保护好、规划好、利用好,使我们江西这一历史文化遗产,充分发挥应有的作用,在当前加强精神文明建设的进程中,作出积极的贡献。

几位专家对流坑的评述,首先,使我感到我们五、六年来对流坑的调查研究是有价值的,没有白费功夫;其次,也提高了我们对流坑村的认识,对它所具有的价值有了更深更广的理解;第三,还对我们进一步开展对流坑的调查研究指明了方向。因此,这次专家考察对我们的帮助是很大的,为此我对他们深表感谢。

返回南昌后,我将几位专家考察的意见,简要的向省委、省政府、省政协的领导同志报告。省委书记吴官正同志在十一月十八日,给省文化厅厅长叶春等同志的信中提出:“请你们同抚州、乐安的同志商量,将流坑村古文化、古建

筑分层次抢救、保管好。”叶春厅长即来商量如何抢救和保护。省长助理胡长清同志在11月19日,给省建设厅厅长吴景柏和叶春同志的信中说:“我以为这是我省一份十分珍贵的历史遗产,也是国宝。抽个时间去现场一趟,共商保护、发掘、利用之计,如何?”据此,我编了若干句话,为了便于村民记住,还尽量押韵,称为《保护、利用流坑的设想》。我送给姚公骞同志征求意见,他很赞成这一形式,建议索性改为《保护流坑古村歌》。吴官正书记知道后,认为“很好,建议给抚州地委宣传部和乐安县委、县政府有关领导同志参考学习。”省政协副主席梅亦龙、戴执中,省检察院检察长阙贵善等领导同志,都在最近前往流坑考察,对如何加强保护、研究和利用,说了许多重要的意见。11月19日,李铁映同志看了《光明日报》头版发表的“江西千年古村流坑,中国古代文明缩影”一文后批示:“文彬同志:此事如实,应责江西文物局尽快制定条例,保护起来。并搞规划,给予支持保护。”国家文物局局长张

文彬同志随即在11月22日批示:“印发领导批示。请张柏同志责成文物一处调查核实,如情况属实,请按铁映同志批示,责成江西文物局制定条例和保护方案,给予积极支持。”接着,舒圣佑省长批示:“请省文化厅会同抚州行署、乐安县研究落实铁映同志批示”。吴官正书记又给叶春同志和抚州地委书记陈梅芳同志批示:“把此事抓好”。这一切,充分体现中央领导同志、中央文物主管部门和我省领导同志对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视和关心,对我们调查小组来说,无疑是极大的鼓舞和支持。

通过这些年的调查研究。我认为流坑是古代吉、抚二州文化的代表,是江西古代文化的典型,是中国近古文化的缩影,具有重要的保护、研究、观赏价值。保护的任务固然很重,研究的担子也不是很轻,但我们决心继续奋斗。《千古一村——流坑历史文化的考察》一书,只是我们这些年工作的初步结果,存在的缺点、问题还不少,希望读者、专家多予指正。

专家 千里访 流坑

●银光灿 袁友发

千年古村——江西乐安县牛田镇流坑村，以其丰富的历史文化，独特的民居建筑，珍稀的文献古物，引起了众多专家学者的关注。

最近，国家文物局古建筑专家组组长、中国文物学会常务副会长罗哲文，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专家委员会副主任、中国文物学会常务理事郑孝燮，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副秘书长鲍世行等6名专家，千里迢迢专程考察流坑村。

这天，天空格外晴朗，山村异常活跃，诚朴的村民纷纷来到村口，用形式活泼、气氛热烈、风格独特的傩舞迎接北京来的专家，就连鸟儿也飞出了窝窠，在树枝上欢快地跳上跳下，鸣声阵阵，好似热烈欢迎远方的贵客。

上午，专家们首先登上村东山巅，鸟瞰全村，村庄依山傍水，气势雄浑；宫观殿宇，鳞次栉比；街巷通道，井然有序；村中龙湖，水光潋滟；河岸古樟，绵延十里，枝叶繁茂，色彩绚丽。此时此刻，专家们情绪激昂，感慨万千，罗哲文老先生当即高咏：“千年古村今无恙，山环水抱

蕴明珠”。郑孝燮老先生也发出感慨之言：“真是相见恨晚！流坑民居古村，在全国是比较大的。我们见到这样大的古村不多，其他地方的古村规模都比较小，保存象流坑这样完整的古村就更少。”

主编《千古一村——流坑历史文化的考察》一书的周奎书先生，边走边向北京专家介绍，流坑村现有820户，4290人，全村皆姓董，始建于五代南唐昇元年间。到了明代，这个村落进行了全面的规划整治，从东到西开辟了七条横巷，自南至北又设置了一条竖巷，形成横七竖一的棋盘形格局。专家们漫步在“流坑八巷”里，只见历代遗传下来的广宇大



流坑村傩舞队夹道欢迎北京来的专家。



郑孝燮教授(左一)认真考察流坑的一砖一木,一字一画。

厦,比比皆是,尤其是明代官至刑部郎中的董燧,他按照当时官厅的风格,亲自参与设计,一次构筑18幢官厅。专家们着重考察了至今仍保存完好的两幢官厅,官厅屋顶呈弓形,坐北朝南,屋内错落有致,装饰华丽;照壁上都有砖拼墙画,雕刻着各种不同的图案,不论飞禽走兽,还是奇花异草,无不栩栩如生,巧夺天工;官厅两侧建有牌坊式的门楼,门在侧墙内,正墙成梯形,分四段逐步上升,为两庭式砖木建筑,其厅堂成品字形,厅堂四周与砖墙组成回廊,侧墙纵列不规整的檐柱;柱墩是两层麻石,上层作圆鼓状,下层束腰八角形,宛如莲花托柱;楼面坊有立瓜柱,坊为长方形,辅天花板;檐下坊出棹,向外延伸,雕饰大象头形,以“莲花”作依托,支承檐檩;月梁雕刻精湛,两端插入柱深处。罗哲文老先生看后信服地说:“这是明代建筑的特有风格,是了不起的。流坑的古民居建筑的的确确是一颗‘明珠’,是建筑文物领域的一处瑰宝。”鲍世行先生接过话茬:“整个流坑村从选址、道路、运输、生产到防洪、防火、通风、排污、绿化以及土方平衡、调节气候、安全防卫、氛围渲染等都作了周密的规划设计,当时一定凝聚了许多地方建筑之精华。”

专家们几天在流坑村中穿街走巷,登堂入室,尽情地浏览村中历代士大夫遗留下来的书画雕塑,瞻前忽后,举目皆是。其书法流畅,端庄典雅;绘画秀丽,意境高雅;雕塑精

湛,瑰丽多姿。这些书画当中不乏名家之作,如宋代朱熹为状元董德元所题“状元楼”匾额和“南宫策士文章贵,北阙传胪姓字先”对联,明代大学士、三朝宰辅杨士奇,为曾任翰林院编修、与修《永乐大典》、拜国子司业的董琰题写的“少司成第”匾额及“敕封天子诏,当代帝王师”楹联;明代状元、理学

家、地理学家罗洪先,为刑部郎中董燧题写的“高明广大”坊额及“文章辉列宿,冠冕重南州”对联,清代隐逸书法家、篆刻家董士标所书“镇江楼”、“太和元气”、“文明有象”,还有文天祥在《衣冠图》上题书的“世珍”,以及清代状元刘绎所书的木刻长联等,其书法浑厚遒劲,气势非凡,至今仍保存完好。流坑的雕塑线条圆润,细而不膩,简朴自然,富有神韵,多以石、砖、木、泥等为材料,以人、龙、麟、狮、鹿、象、凤、山水、花木、书迹等取形构图为对象,采用平雕、浮雕、透雕、圆雕、镂雕、堆塑等各种不同手法制作而成。在古建筑的门前、门楼、影壁、梁柱、门窗等上面都可看到不同形态的雕塑工艺,真是琳琅满目,随处可见。如明代的“丹凤朝阳砖雕壁画群”、“泥塑麒麟图”、石雕雄狮以及清代壁画“麒麟望月图”、大雕花板“麟凤呈祥图”等,设计独具匠心,制作精致细腻,形象奇异生动。专家们看后连声夸赞:“这些文物是了不起的,是稀世珍品。”

专家们还对流坑为什么能有这样兴旺发达的历史,为什么能创造家族“百世不斩、千年不散”的奇迹等问题进行了调查研究。专家认为,流坑自古就重教兴文,修道树德。董氏三世祖董文广在流坑开基不久,就倾其资财大兴学馆,广纳英才,教育后代。特别是宋明两代,流坑学馆林立,师资雄厚,一些学馆书院竟名誉天下。走在“流坑八巷”,弘扬道德修养的匾联比比皆是。如“道原堂”、“树德堂”、

“贵和堂”、“安义堂”、“守廉堂”等,处处显示流坑董氏重视道德修养,“以德性为本”立身立族的指导思想。村中还树有各种表彰性门楼建筑数十座。对读书科举成名者,褒奖荣耀之;对“立德、立功、立言”卓越者,表彰弘扬之。大力制造耳濡目染,催人奋进的浓烈氛围。同时,流坑村大兴文化,寓教于乐,村中曾有三座戏台,大的可容纳千人,十分壮观,充分表现当时浓郁的文化气氛。由于董氏以德为本,以文为门,流坑俨然成了一个有凝聚力、向心力、竞争力的“礼义之邦”,从而创造了董氏家庭“百世不斩、千年不散”的奇迹。

在流坑村,专家们认真翻阅了明万历十年的流坑族谱,那洋洋数十万字,不仅详尽地记载了董氏家族的渊源、发展,而且收藏了许多名家的文字手迹,其版刻、印刷亦非常精美。专家对这部族史巨著赞叹不已,连声说:“这是国家一级藏品。”同时,专家们从这部家谱中找到了流坑兴旺发达的根源。他们认为,流坑的兴旺与其精英人物很有相关。家谱记载,村中先后有进士44名,特奏名进士19名,文武状元各1名,会元1名,解监元10名,封子男爵2名,保师6名,举人200多人。两宋之间,是流坑科举、仕宦鼎盛时期,上至宰相、尚书,下至主簿、教谕,竟达一二百人,还有理学家、经学家、文学家、书法家、医学家、武术家数十人。仅明代乐安董氏的学术著作就有38种,其中流坑董氏占很大份额。文化学术和科举仕宦之兴,给流坑董氏家族在经济上带来莫大的好处,形成了以读书登科宦,以科宦扩田产、建新屋的生存模式,以致流坑一代一代长盛不衰。

千年古村今犹在,徜徉可忆昔辉煌。据专家初略统计,流坑村有明清古建筑300余栋。书画雕刻等精品400多幅,其他各种珍贵文献古物不胜枚举。专家认为,流坑不仅有很高的综合性科学价值,而且有罕见的整体性文物价值,是一个集建筑、雕刻、书法、绘画、民

俗、学术为一体的宝库,是中国近古文明缩影。座谈中,罗哲文老先生说,流坑历史文化的内涵非常丰富,积淀的确深厚,并且记载周详,流传有序,有史有证,在全国是很少有的。郑孝燮老先生接着说,对于流坑要从认识上、思想上、宣传上、研究上更提高一步,把流坑文化作为长江流域历史文化带这样一个角度来剖析它、看待它,这样才能把问题搞清楚。如果我们在这方面研究得越深,它的历史价值和文化价值的品味就越高。

至于流坑今后如何保护,专家们发表许多高见,首先是保护为主,拯救第一。由于流坑文物太多,要分层次、分等级来加以保护。其次是对流坑的文物要进行全面的鉴定和登



罗哲文教授(左三)在流坑访民寻古。

记,建立档案资料,再次是在本人自愿的前提下,对一些分散的稀世珍宝、一级藏品应收到省里作为馆藏文物,代为保护。郑孝燮老先生说:“流坑这个古村既有自然景观,又有人文景观,毫无疑问应该很好地保护起来,给一个适合它的‘身份证’,可以考虑申报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罗哲文老先生也说:“流坑是一个了不起的文化遗产,我建议要作一个规划,搞好保护宣传和利用工作。”最后,罗老先生兴致满怀赋联一首:“忆往昔,峥嵘岁月稠,曾经是官带满京华文章甲天下;喜今朝,六中全会好,盼指日人文重崛起再度领风骚。”

(作者银光灿系乐安县委副书记

袁友发系乐安县委宣传部副部长)

我省抚州地区乐安县的流坑村，已经以其历史悠久、古建众多和其他各种古代文化遗存保存丰富而名闻天下。流坑历史上出现的多名进士，无疑也是该村重要的文化资源。今特将各种史料和流坑谱牒参证考订，将流坑进士列表如下：（文献记载略——编者）

流坑进士表一（董姓 29 人）

序号	姓名	登第时间
1	董 淳	北宋大中祥符八年（1015）
2	董 泳	景祐元年（1034）
3	董 仪	景祐元年（1034）
4	董 汀	景祐元年（1034）
5	董师德	景祐元年（1034）
6	董师道	景祐元年（1034）
7	董 修	庆历二年（1042）
8	董 倚	庆历六年（1046）
9	董 俚	皇祐元年（1049）
10	董唐臣	皇祐元年（1049）
11	董 偕	皇祐元年（1049）
12	董 你	皇祐元年（1049）
13	董乾粹	嘉祐八年（1063）
14	董敦逸	嘉祐八年（1063）
15	董与乾	绍圣四年（1097）
16	董 正	元符三年（1100）
17	董 陟	宣和三年（1121）
18	董 观	宣和六年（1124）
19	董良史	南宋绍兴二年（1132）
20	董 绘	绍兴二年（1132）
21	董德元	绍兴十八年（1148）
22	董克正	绍兴二十四年（1154）
23	董云从	绍定二年（1229）
24	董 同	嘉熙二年（1238）
25	董梦得	淳祐元年（1241）
26	董定得	咸淳七年（1271）
27	董时望	明成化八年（1484）
28	董 裕	隆庆五年（1571）
29	董光乾	清同治十三年（1874）

流坑进士表二（他姓 5 人）

序号	姓名	登第时间
1	曾 丰	南宋乾道五年（1169）
2	曾 玠	淳熙二年（1175）
3	曾 琬	淳熙八年（1181）
4	曾重光	咸淳七年（1271）
5	何 淑	元至正十一年（1351）

如上，流坑董氏宋代进士可考者计 26 人。然明万历十年修成的流坑董氏大宗谱较此多 2 人，即北宋仁宗嘉祐四年（1059）进士董国镇，和南宋高宗建炎二年（1128）进士董强立。但根据以下两条理由，宗谱记载实误。第一，方志不载，无由证明。且检光绪修《江西省志》，这两年进士名单内分别有萧国镇、曾强立二人。《省志》所载，乃据古志；而二人均为泰和县人，似也不存在同时，有讹“董”为“萧”、“曾”的可能，故疑大宗谱之载，系由此二人而来。第二，成化二十二年（1486），流坑明代唯一的进士董时望在《跋登科题名录》中曾说：“大保（董淳）登大中祥符八年进士第，于吾宗实为科第一祖也。自时而至皇祐元年，特三十五年耳，除乡举不论，而登第者已十一人，是何其稠也。……自皇祐元年迄咸淳七年，凡二百二十五年，登第者又十五人，已希阔矣！而宋祚既终，至元垂九十年，入我朝又几一百二十年之间，领乡荐者仅仅数人，相承不绝而已。而进士之科直抵成化甲辰，始于予小子忝续焉。又何其寥寥也。”（见《大宗谱》）据此，宋代董氏进士数正好是 26 人。而且，大宗谱由大中祥符八年到皇祐元年十一人与董时望所说相合，说明不误；此后才多出 2 人，而董国镇和董强立二人正好也就在这一段内，其非更可论定。所以，流坑董氏宋代进士数为 26 人，当无问题。〔按：元代名儒吴澄在《云盖乡董氏族谱序》中说：“自祥符八年乙卯至咸淳七年辛未，（董氏）擢进士

邵 鸿

流坑村究竟有多少进士

科近三十人”(《吴文正集》卷三十二,又见《大宗谱》),足证宋代流坑董氏进士肯定在30人以下。]加上他姓的四人,则宋代流坑有进士30人。

元代流坑进士仅何淑一人,没有异辞,无需多说。

明代流坑董氏仅有进士1人,即董时望。但《大宗谱》记载的人数较此为多,除时望外尚有董缵、董绂、董红、董石、董朴五人。曾任南京刑部郎中、在流坑历史上有重要地位的董燧在嘉靖四十四年(1565)所作《彰义堂记》中也说:“吾董氏自始祖司徒公至于今,乡科百四十人,甲科三十六人”。然查《明清进士题名碑录》,上述五人均出自早就迁移到湖北麻城的一支,故不应算在流坑进士名单中。(据此董燧认为宋代董氏进士人数为30人,已有误差。)《董氏续修乡贤录》中又有署名董燧的《董氏乡贤录序》一文,云:“历稽今昔,以诗书科第显者数百名,进士39人,特奏名进士10人,乡进士百六十人……”。此文自谓作于嘉靖丁未(1547),较《彰义堂记》早18年,进士及举人数字反而多出许多且无由考证,不能不使人怀疑此文是较晚人士的托名之作,固不足据。(董氏特奏名进士实际上约20名左右,疑作者将部分特奏名进士等算做进士。)又隆庆进士董裕为董氏外迁至数十里外招携江田一支的同宗,自非流坑本地人,不应算入流坑进士名单之内,但由于他在这里活动较多,又属毗邻,算在流坑进士名单上也是勉强的。

清代,流坑胤隆房的董光乾于同治十三年(1874)以九十九岁高龄进京会试。清廷依例钦赐同进士出身、翰林院编修、特恩四品(笔者亲见其家仪杖尚存,可为证明),人称“赏老翰林”,与一般进士有别,故北京国子监进士题名碑不录。但如果算,亦无可。顺便提及,董光乾还不是清代恩赐科名的最长者。乾隆三十六年(1771),江西百岁老人李炜进京会试,“著赏给国子监司业衔。时天下年老应试,序齿无出李炜上者”(光绪《江西通志》卷三十六,《选举表·恩赐》)。又流坑有的房谱中记载有董时

升,顺治十六年进士,但他也是麻城人,见《明清进士题名碑录》。

还应说明,以下数人曾有先生认为属于进士,但实际上并不正确,理由如下:

董师岩 《大宗谱》及其他谱牒和《县志》明确记载其为解试举人而非进士。

董藻 《大宗谱》载靖康元年(1127)以谋略取士,藻以太学生身分应试,中第一,人或称“武状元”。但这次考试据正史记载,是在金兵南侵的严峻形势下“诏天下举习武艺、兵书者”,“将策而用之”(《宋史·本纪·钦宗》、《宋史·选举志三》)以备急需,不是正式的科举。故方志不列在进士中。

董恢 据《大宗谱》,乃淳祐元年(1241)特奏名进士。有的房谱称其为“进士释褐”,意同。方志亦不载。

董偲 理由同上。又《县志》置于“荐辟”类中。

董德 《大宗谱》与《县志》均载在度宗咸淳10年(1274)中“贤关题名科”,与正奏名有别。吴澄《乐安县重修县学记》称董德为“大学进士”(《吴文正集》卷三十六,按吴与董德很熟),可证。又他与后来的董时望都把1271年中进士的董定得作为流坑宋代进士的最后一人,也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董自任 《大宗谱》载:绍兴十二年(1142)取为太学生而非进士。有的房谱称之为“释褐进士”,意同。《县志》置于举人。

总之,流坑董氏的进士人数,应为27人。加上他姓5人,为32人。如果要加上董裕和董光乾,就有34人。根据我们目前掌握的材料,流坑实有进士,只是32人。也许随着研究的深入,这个数字会有所调整。同治《乐安县志》所载流坑进士人数是31人(加上后来的董光乾为32人),略有缺漏,但失之不远。可是,我们认为32名进士,是比较准确的。

注:此文参考文献:明《抚乐流坑董氏族谱》、《吴文正集》、同治《乐安县志》、光绪《江西通志》、《周文忠集》、《卢溪集》、《东都事略》、《绍兴十八年同年小录》、《夷坚志》、《宋诗记事》、《兰召法鉴录》、《明清进士题名碑录》、《抚乐流坑董氏胤隆房谱》、《缘督集》。

(作者系南昌大学历史系主任)

1972年11月12日,樟树人民将永远铭记这一天。“下放”在江西省新建县拖拉机修配厂的邓小平,被获准到樟树等地搞点调查研究。12日上午10时左右,两辆半旧的上海轿车驶进原清江县(现樟树市)革委会招待所小院。

车门打开,第二辆车上下来穿淡色中山装的小平同志和夫人卓琳。

走进二楼接待室,邓小平

选了个朝东的位置落坐。

负责接待邓小平的原清江县委副书记陈祉川,“文革”一开始,即被以“刘邓路线的忠实执行者”的罪名而打倒,前不久,才结合进县革委当名管生产的副主任。

陈祉川介绍县里情况时,有意三言两语地略述了“文革”以来思想政治领域内的“大好”形势,只具体说了些工农业生产上的事。

保护流坑古村歌

●风街

保护流坑任务重,作好规划第一步,劝导村民爱古物,维持原貌勤照拂。利用旧砖筑村墙,划定范围好保护,墙内一切照原貌,明清风格显古朴。古物古村古建筑,分层分级便看顾。铺好通道招游客,环村建条麻石路,街巷都用鹅卵石,平直规整如棋布,不用水泥与沥青,再现古村真面目。今冬明春广种树,美化环境不可无,村口多栽枫与樟,老表称为风水树。村内沟渠要疏通,使它条条通龙湖,湖边栽桃又种柳,活水畅流不受阻。电杆电线宜隐蔽,讲究卫生成乐土。治理江边镇江楼,作为进村大门户。当年红军闹革命,至今墙头存标语。更有会址震中祠,瞻仰观光受教育。维修“屯田”“校书”祠,装缮文馆藏燧屋。文馆藏列流坑史,宏扬文化是要务。重建前山亭与塔,“朝朝”古街应恢复。整理傩舞演古戏,招待客人有红薯。防火防盗防损坏,责任到户大家助。国内国外大宣传,提高流坑知名度。开发利用范围广,文物古建和艺术。华夏文化集一村,重展风采惊世俗。所有安排设计好,不可随意乱部署。先报国宝求保全,再报遗产举世誉。

陈祉川的心意,很快为睿智的邓小平所理解,他莞尔一笑,静静地注视着陈祉川。

听到偌大的清江县当年工业产值仅有2600多万元,小平同志眉头微微一蹙,轻叹一声,意味深长地对陈祉川说,看来,你们县的潜力,还大得很罗!

简单谈完县里的情况,陈祉川随即陪邓小平去参观县城南郊的江西盐矿。

在江盐,邓小平受到了出乎他意料的欢迎。

这天,恰逢星期日,矿里

五、六百名轮休的职工,从清晨起,自动汇聚于通往矿办公楼的十分洁净的道路两边,等候着小平同志的到来。原来,头天傍晚,矿党委书记齐志亭、矿长王清海接到省里关于邓小平次日要来盐矿看看的电话通知后,这两位建国前参加革命的老共产党员,一时兴

邓小平

奋之下,居然忘了上面有关保密的指示,马上将邓小平来矿的喜讯,告诉了矿里职工,并亲自拿起扫帚,带领大家,奋战半夜,把整个矿区打扫得干干净净。

上午11时许,小平同志来了。

看见矿里这么多人来迎接他,邓小平深为感动。他赶紧下车,向簇拥在他周围的神情激动的男女老少不断点头,微笑,打招呼。

邓小平先后观看了江盐的卤水库、平锅熬盐、盐仓和真空制盐车间。

江盐建矿于1970年，条件很简陋，邓小平看到矿上工人在简易工棚中，挥汗如雨，艰苦劳作，努力生产的感人场面，禁不住上前紧握着一双双工人的手，动情地说，你们的精神太值得学习！大家现在的工作很辛苦，以后实现了机械化，就好了！又说，江西过去缺盐，红军在井冈山时，就没有盐吃，如今有盐了，老表有盐吃了，这非常好！

邓小平离开江盐时，齐志

樟树之行

●皮端森

亭代表全矿职工送给他数小包精制食盐。

礼轻情意重。邓小平心头一热，郑重收下了这份凝聚着全体江盐工人特殊情意的珍贵礼物。

从江盐回到县招待所后，

邓小平的心情比刚来时好了许多。

午饭前，在招待所接待室，陈祉川问邓小平喝点什么酒。

望着眼前这名质朴的基层干部，当时情境下很少喝酒的邓小平，立即朗声笑道：“到了樟树，当然是喝你们的四特！”

两瓶冰清玉洁的四特摆上了桌面。

邓小平一边细细品尝杯中的四特，一边饶有兴趣地向陈祉川等询问着四特酒的历史渊源、酿造工艺及其四个特点等等。在座者因无一酿酒内行，均答不完整，便你一言我一语地凑着答案，有时都觉得自己答案正确无误，竟还争执不休。每逢这时，小平同志就显示一种他所独具的宽厚长者的慈祥笑容。

陈祉川望着邓小平喝四特时那有滋有味的神色，忍不住问：“小平同志，您觉得我们这四特的味道怎样？”

邓小平端起酒杯，深喝了一口，打着手势，满意地回答，很好，很合我的口味，名副其实，是酒中佳品！

边喝边谈，边谈边笑。不知不觉间，邓小平已喝下三杯四特，卓琳也喝了大半杯。

邓小平喝酒时，只吃一点用面粉裹的油炸小鱼和两样蔬菜下酒。

邓小平不但自己喝，还多次向陈祉川劝酒。他慈眉笑眼，高兴地说，这酒好，这四特好，你们年轻人要多喝几杯，多喝几杯！

吃饭过程中，邓小平还提到了樟树的药。他说，樟树的药材很有名。30年代，我在苏区时，便听说过“药不到樟树不齐，药不过樟树不灵”这句话，老祖宗传下来的宝物，可不能失传啊！

饭后，邓小平不顾陈祉川等人的再三劝阻，执意按规定交了伙食费和粮票，表现了一位老革命家的廉洁风貌和高尚情怀。

邓小平25年前的樟树之行，已成为樟树人民的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但由于众所周知的历史原因，当时既不能给邓小平拍照，也不能让他留下任何可作纪念的物品。对此，樟树人民抱憾不已。

1994年春末，笔者偶尔听说在樟树市政府招待所，还可能存有当年小平同志交缴伙食费的发票存根，不觉一喜，按照约定的时间，笔者前往该所。

大家都悬着颗心，翻箱倒柜，找了半天，哦，终于，眼睛一亮，发现它了！……

霎时，屋里沸腾起来。

在场的人们，边争相观看着这张弥足珍贵的发票存根，边欢呼着，慨叹着，感情之潮，奔涌不息……

这张虽已年深月久，字迹却依然清晰如新的发票存根上写着：邓小平等2人，交伙食费0.64元，粮6两。发票存根编号：0005776 发票存根上的时间：1972年11月12日。（作者系樟树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副主任、樟树市政协常委、樟树市文化馆长。）

瑞金市东北郊的叶坪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所属机关和中共苏区中央局驻地。叶坪有一碉堡形的“博生堡”，是纪念赵博生抗日反蒋，爱国爱民，光辉一生的建筑。

赵博生，又名恩溥，1897年出生于河北沧州黄骅县。1917年毕业于保定军官学校，一生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积极追求进步，异常刻苦自励；在西北军中曾任参谋处长和旅、师、军参谋长、特种兵旅长等职务；宁都起义后，历任红五军团十四军、十三军军长，五军团副总指挥兼参谋长。

早在北伐战争时期，他就对刘伯坚等共产党人十分钦佩与爱慕，对劳苦群众深表同情。大革命失败后，他表示：“活一天，就要坚决奋斗为工农劳苦群众谋利益一天。”1929年在西北驻防时，他满怀救国救民之深情写下《革命精神之歌》：“先锋！先锋！热血沸腾。先烈为平等牺牲，作人类解放救星。侧耳远听，宇宙充满饥寒声。警醒先锋，个人自由牺牲。我死国生，我死犹荣。身虽死精神长生。成仁！成功！实现大同。”他请人为词谱曲，亲自在特种兵教导大队中教唱。1930年蒋、冯、阎军阀混战后，他在陕西

率特种兵旅之一部欲南入汉中谋革命之出路，结果失败，无奈只好离开部队，并立下“准备长期地下斗争，不达目的不止”的誓言。

嗣后，他又由在吉鸿昌部任少将交际处长的五叔赵以源介绍，到廿六路军任总参谋长。随廿六路军到江西。他对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极为不满，提出“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团结一致抗日的正确主张。同时，他为实现自己的夙愿与誓言，两次找共产党接头，一次是到上海找共产党人刘伯坚，未达目的；后来找罗亚平，见面后就坦诚地说：“今天，我找你没有任何别的话说，就是要你做我的引路人，我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别看我是参谋长，叫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赴汤蹈火在所不辞！”1931年10月，中央根据赵博生的志愿，批准其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共特支的一员。

“九·一八”事变后，全国掀起了抗日民主运动高潮。廿六路军将士对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十分不满，强烈要求返回北方反击日本侵略军，保卫祖国、保卫家乡。官兵联名写请

愿书，敦促总指挥孙连仲致电蒋介石，反映官兵心声。孙连仲为了摆脱在苏区前进不得、后退无路的困境，致电蒋介石，同时率部队离开宁都北撤。蒋介石闻讯，复电训

爱国将领赵博生

● 吴兴东